



黔西南州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邓汉祥文集

贵州省黔西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五月

贵 州 省
黔西南州文史资料第七辑
邓 汉 祥 文 集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五月 兴义

编辑：刘湧昌 张兴智 黄正论
张一峰 岑明英 王道学

黔西南州文史资料

1982—198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黔刊字第342号

黔西南州印刷厂印制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内部发行

44215/23

前 言

本会曾征集到邓汉祥生前所撰写的一批亲历见闻资料，适逢邓汉祥先生百年冥诞，特整理汇编成集，见诸于世。

邓汉祥先生，早期参加辛亥革命，历经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重大事件。至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，为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，满怀热情地撰写了大量的史料，述及辛亥革命、护国、护法、直皖战争、段祺瑞执政、抗日战争、四川起义等重要史实和历史人物，是研究我国近代史重要资料。

本书在征编过程中，曾得到邓汉祥先生的子女邓显蕙、邓显乾、邓显蓁和亲友钱廷昌等提供了大量资料，在此特表谢忱。

编 者

注：钱廷昌，贵州盘县人，系邓汉祥晚辈，现是黔西南州政协常委。



邓汉祥和女儿
邓显惠（左二、原
香港中国银行经济
师，现侨居加拿
大），女婿余寿廷
（左一、香港牙科博
士），儿媳董晓明
（右一）1978年春合
影于香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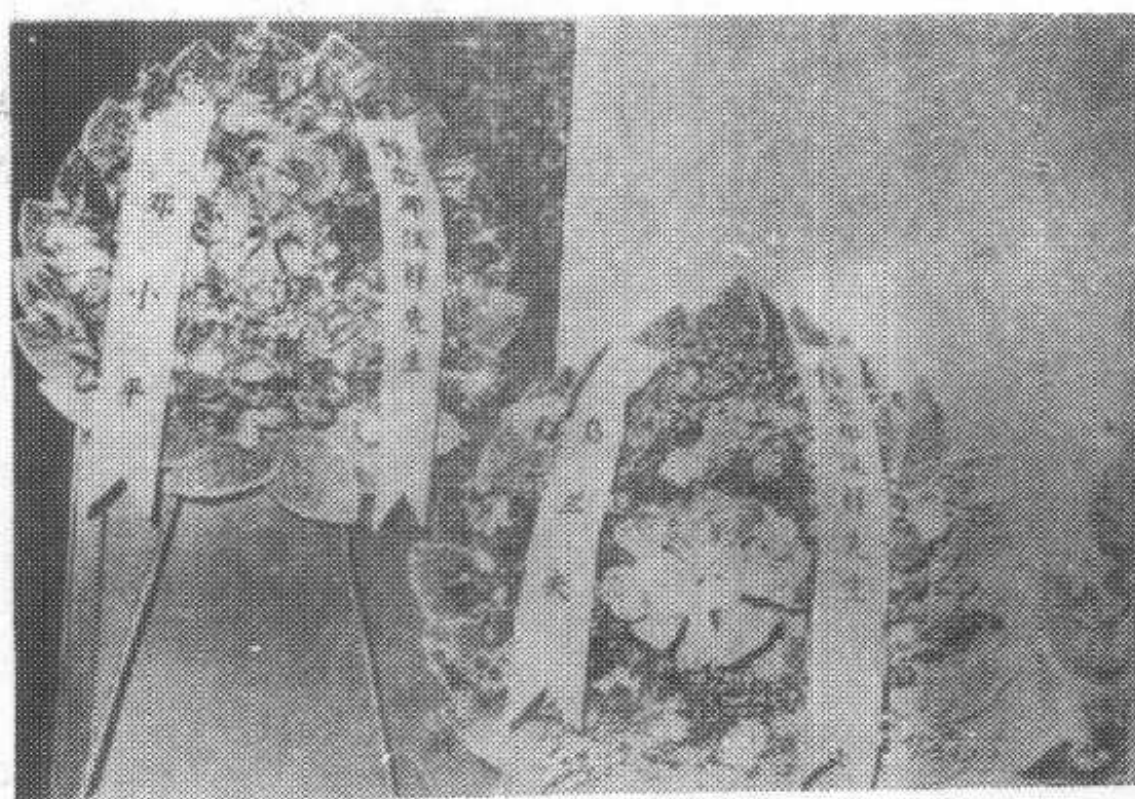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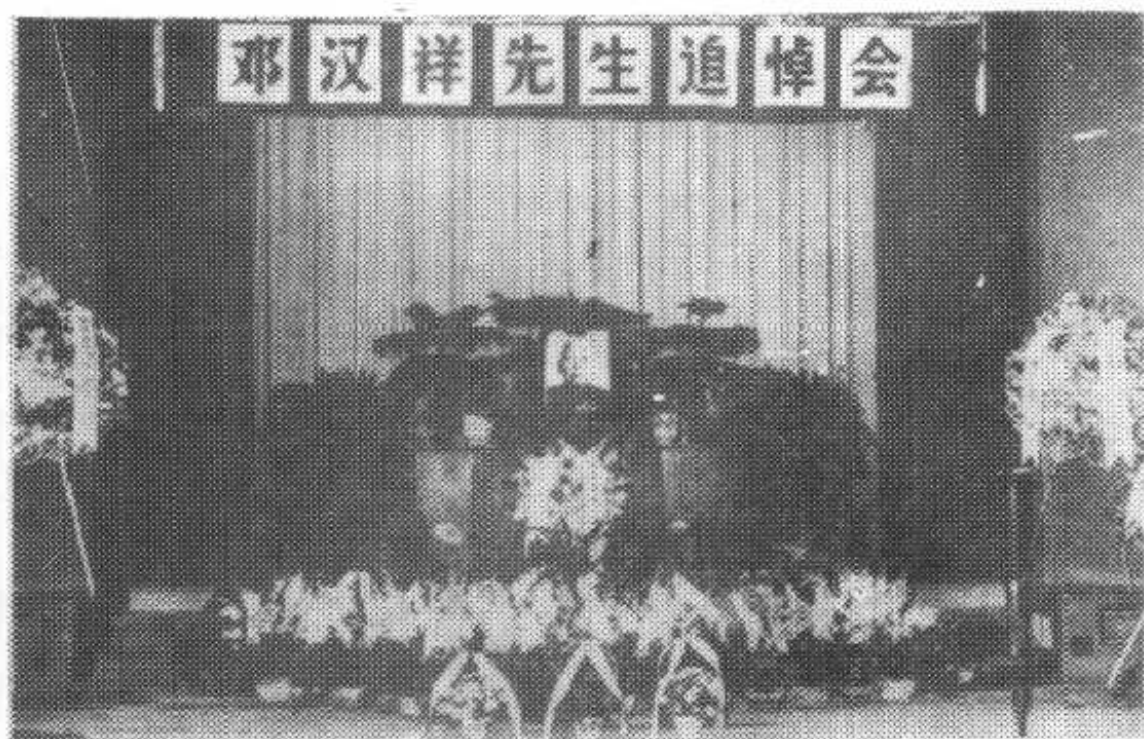
邓汉祥和子邓显
乾（香港纺织企业工
程师、厂长），儿媳
董晓明1978年春合影
于香港。



邓汉祥和女儿邓显蓁（青岛市人民医院科主任、市政协委员），女婿杨作升（曾留学苏、美，现任山东海洋学院教授、海洋科研所所长），以及外孙女等1979年合影于青岛市。



邓汉祥和侄孙邓耀泽（云南新闻图片社编辑）1970年摄于成都。



邓汉祥先生追悼会于1979年7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、乌兰夫等送了花圈。

目 录

前 言

邓汉祥生平简介·····	(1)
辛亥革命时期的亲历见闻·····	(4)
袁世凯派陈宦图川经过·····	(14)
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经过·····	(26)
护国战争前后的蔡锷·····	(31)
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·····	(40)
我所了解的段祺瑞·····	(48)
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·····	(66)
川滇黔军阀之间争夺四川的片断·····	(67)
刘戴混战有关见闻·····	(71)
贵州往事片断·····	(75)
对任可澄的点滴回忆·····	(84)
我与袁祖铭的关系及袁被刺的见闻·····	(87)
我所知道的刘湘·····	(90)
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·····	(108)
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·····	(126)
一九三六年四川灾情回忆·····	(145)
“七·七”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会议概略·····	(149)
附件一：邓汉祥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·····	(152)
附件二：邓显蓁致黔西南州政协的委托信·····	(154)

邓汉祥生平简介

邓汉祥，号鸣阶，贵州省盘县响水乡人。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（1888年5月8日）生，童年就塾，1906年入贵州陆军小学，1909年考进湖北陆军中学，在校组织滇、黔同乡会，被选为会长。辛亥武昌首义，同乡会成员组成学生军大队，邓汉祥任大队长，率队参与革命战斗。嗣后，历任湖北都督府参议，军令部一等参谋，北伐军第一军高级参谋等职。

南北议和后，北洋军阀袁世凯窃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黎元洪任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和湖北都督，留驻武昌，派邓汉祥到北京任参谋部少将科长，常往返于北京、武昌间为袁、黎联系人。1913年，袁世凯令调云南都督蔡锷入京，参谋部次长陈宦命刘一清和邓汉祥负责接待，时袁窃国称帝之谋渐露，蔡、刘、邓三人遂拟编密电码，以备来日联络之用。1914年，袁世凯封陈宦为“成武将军”率北洋军冯玉祥等三个旅督理四川，控制西南。刘一清任将军署高等顾问，邓汉祥任中将副官长。1915年8月，袁氏公开复辟帝制，蔡锷、李烈钧、戴戡、王伯群驰赴昆明与云南都督唐继尧策划反对帝制。蔡密电陈宦、刘一清、邓汉祥共同反袁。是年12月25日，云南宣布独立，兴师护国，蔡锷率军进攻四川，邓汉祥、刘一清与蔡密切联系，提供军事部署情况，并促成陈宦于1916年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。袁世凯被迫于6月6日羞忿自毙。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，邓汉祥

任国务院咨议兼云南督军唐继尧、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驻京代表。

1920年，邓汉祥任浙江督军署总参赞、浙江代表。1922年，陈炯明叛变，邓汉祥代表浙江督军卢永祥到永丰舰上慰问孙中山，并递陈段祺瑞致孙先生函，申述弃嫌修好、联合打倒北洋军阀曹锟、吴佩孚之诚意。旋往惠州劝告陈炯明向孙先生悔罪。邓回浙江，复代表卢永祥北去沈阳联络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共倒曹、吴，赴天津与段祺瑞面谈南北联络情况。同年秋，邓汉祥代表段祺瑞、卢永祥在上海法租界和孙中山、张作霖、云南唐继尧、湖南赵恒惕、四川刘成勋与熊克武等的代表组成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，策划讨伐曹、吴良谋；创办《国闻通讯社》，邓汉祥任社长，主笔草拟声讨电文。

1924年9月初，邓汉祥任浙沪联军总参赞。10月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囚禁曹锟，邓赴沈阳、天津晋见张作霖、段祺瑞商讨组织执政府。11月，段祺瑞就任执政府执政，邓汉祥历任执政府秘书、临时参议院参政、外交委员会委员、国务院秘书长，力劝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图国是。1926年，段祺瑞下野，邓汉祥随段移居天津。1928年，邓汉祥回贵州，任贵州省政府高等顾问。次年5月，受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任命为驻南京代表。1930年，汪精卫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中原混战之机，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，刘文辉亦在川通电反蒋，刘湘举棋不定。邓汉祥乃专程赴沈阳观察张学良动向，将张拥蒋机宜电告刘湘，刘遂通电拥蒋，以此获蒋信任。尔后，四川问题均由邓汉祥代表刘湘和蒋介石指派的张群、杨永泰协商提出处

理方案。四川省政府于1935年成立，邓汉祥任省政府秘书长。

1937年“七·七”抗日战争爆发，邓汉祥随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，刘湘在会上力主抗战，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。回川后，邓汉祥为部队出征积极筹备，刘湘于是年10月挥师抗敌，国民政府任命邓汉祥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。

1938年9月，四川省政府改组后，邓汉祥先后调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、川康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川康兴业总公司经理、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兼田粮处长、省银行董事长等职。1947年复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，后任省政府委员。1949年12月9日，邓汉祥与川康将领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等人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。其后，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一、二、三届委员，政协全国委员会四、五届委员。

汉祥先生殷切期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。逝世前夕还渴望能在大陆或台湾会见在台健在的老友，携手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。1979年6月在北京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五届二次会议期间，因病于6月25日逝世，终年91岁。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编者

辛亥革命时期的亲历见闻

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在四川保路风潮和革命党人袭击两广总督衙门（黄花岗之役）的影响下，湖北革命党人孙武、蒋翊武、张振武（时人称“三武”）等人在武汉联络陆军第八镇（统制张彪）和第二十一混成协（协统黎元洪）中的中、下级军官、士兵及陆军中学①、测绘学堂学生中的部分知识分子，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、共进会，联络各省革命党人，加紧准备起义。

陆军第三中学同学来自鄂、湘、滇、黔、桂、陇六省。辛亥年8月，我已读完二年级，正在准备毕业考试，云贵两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，我被选为会长，常于星期日约集同学到云贵会所会聚，阅读书刊，揭议时弊，梁启超主编的“新民丛报”影响尤大。该刊痛揭满清王公贝勒之腐朽寄生，清政府的无知无能，当时进步青年和陆军中学学生，对清廷之丧权辱国，昏庸腐败，无不切齿痛恨，而革命之焰遂日益炽烈。

武昌起义前一天（1911、10、9.），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时发生爆炸受伤避入医院，蒋翊武脱逃，革命党人彭楚藩、刘尧徵、杨鸿成三人被捕遇害。该处所存的革命党人名册、文告、武器等尽为巡捕搜去，俄领事又函告湖广总督瑞澂。按籍收捕，则人人自危，势必受极大的损失。革命党人被迫于次日（1911年10月10日）夜起义，城内外以炮声为号，互相呼应。是夜工程营熊秉坤

等首先发难，各方响应，步、炮队、辎重营等纷纷出动，占领楚望台军械局，进攻总督衙门，瑞徵、张彪等仓皇出逃。起义军多为下级军官和学生，缺乏领导能力，于11日找出黎元洪，在咨议局开会，举黎为都督，以资号召。黎初不应，但成立都督府、军政府时仍以黎名义出告示，后经力劝黎始允为都督，设都督府于咨议局。

10日夜起义枪声一响，陆军中学学生奔走相告，群起响应。云贵学生因平时有同乡会之组织，即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三百余人的学生军大队，推我为大队长。席正铭（贵州沿河县人，文学社社员）为副队长，率队参加起义，至楚望台之军械局时已天亮，吴兆麟在该处指挥。吴对我说：“你把队伍带到咨议局去听候安排。”我将队伍带到咨议局时，吴醒汉、李作栋及邓玉麟（均系湖北人）在该处进行安排与联络。李作栋和吴醒汉对我说：“邓队长，跟你商量一下，现在藩台衙门有很多银钱、款项，随便叫别的人去不放心，学生军较为单纯，请你的队伍去守藩台衙门。”我说：“可以”。吴醒汉说：“那就这样，你叫一个人带队伍去守藩台衙门，你本人就不要去了，在这里等着开会。”我遂派席正铭带队伍去守藩台衙门，自己在咨议局等候。一会儿黎元洪来了，骑一匹大马，穿一件灰色长袍，由吴兆麟等若干人陪同。到咨议局时还列队、吹欢迎号，但黎一声不响，吴醒汉等仍不断劝黎。随后又陆续来了不少人，乃入咨议局会议厅开会。黎元洪虽坐在主席台上，但一言不发，会上发言者有汤化龙（咨议局议长）、吴兆麟、吴醒汉、孙武、蔡济民等，除议决设军政府、都督府，举黎元洪为都督，及有关兴国之事宜外，並有各种军事方面之提议。次日复集咨议局讨

论：有提议破黄河桥以阻北军南下者，有提议守武胜关以扼要冲者，但又感到兵力不足，于是提出招兵，成立陆军四协，推四人为协统：第一协统吴兆麟，第二协统杜锡钧，第三协统陈炳荣，第四协统陈廷辅。当推举杜锡钧为协统时，杜说：“都督左右还要有人帮忙，我愿到都督府。”于是另荐何锡藩担任第二协统。军政府由参谋部、军务部、政务部及外交四部组成。

四协成立后，立即加紧招兵。第八镇已星散之老兵及解甲归田之湖北新军老兵，一呼百应，迅即募足投入战斗。第一役在漉口与北军对仗，革命军士气极旺，百姓亦全力相助，加以炮队训练甚佳，所用炮系德国克虏伯造之新炮，清军则有炮队而无炮弹。是役革命军三战皆胜，缴获枪械、弹药、辎重甚多，革命军凯歌而还，并将武汉三镇商店中红布购买一空，每人结一个英雄结挂在胸前，沿街四处游行庆祝，商民人等俱致敬欢迎。

此时黎元洪已视事，他感到有些不妥，就说：“打了胜仗，或应将敌人追击消灭之，或应固守阵地，否则敌人反攻，当何以对付？”于是将上述打胜仗的队伍集中，增加人员，重新拉上前线与北军对阵，从此后互有胜负。

1911年10月12日以后，军政府及都督府各机构次第成立，逐臻完善，继前四部之后，又相继成立交通部（部长李作栋）、财政部（部长胡于笏）、总监部、军令部、稽察部等。李作栋叫我到交通部当科长，仅隔一日杜锡钧（时出任军令部长）又来找我到军令部当参谋。我说已答应李作栋了。杜说他已和李作栋谈过，军令部急需能拟文电的人，你笔下不错，来军令部可发挥你的长处。我就这样到了军

令部。最初，负责给各省打电报报告战况，以后又和唐仲寅（参谋）兼管检查报纸。黎元洪、杜锡钧的文电稿都叫别人代拟，我亦常替他们拟稿。因此得以逐渐和黎元洪认识，不久黎元洪升我为一等参谋，並指定我接待安排湖南、江西及贵州援助湖北的军队（2），我遂一直留在都督府内，军政府及都督府之大事因之常得以见闻。

时清廷闻风丧胆，先以陆军大臣荫昌率永平、秋操队伍两镇南来，后无奈又起用袁世凯，並派冯国璋率北洋劲旅前来镇压革命军。10月29日，黄兴来到武昌，因为这是革命领袖人物到了，所以军心、民心大振，无不欢欣鼓舞。黎元洪在武昌都督府门前设一拜将台，拜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。黎登台讲话：黄兴是革命党领袖人物，人们常称孙中山先生是理论派，黄兴是实行派，孙、黄並称，威望很高，现在我们就推他为总司令等。然后，黄兴接受了一颗木刻的总司令印章，黎元洪宣布请黄兴到汉口指挥军队。黄兴毫不犹豫，十分爽快地答应后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部队，由随同他到武汉的李书城（日本士官学生）为参谋长。革命军得知后大为振奋，传说黄兴带来若干人马、军饷等，並在汉口各处高楼大厦上遍插“黄兴”字样的大旗，清军不知虚实，在两天左右的时间内未发动重大攻势，至31日和11月1日，北军以优势兵力与革命军在汉口大智门一带激战，巷战持续二昼夜，11月2日汉口失守，黄兴率革命军退到汉阳，隔汉水与北军对峙。此后北军步步进逼，战事互有胜负。这时黄兴指挥下的部队有湖北、湖南及江西的军队，加上武昌的湖北军队，总兵力约三万人左右。11月26日，黄兴到武昌会见黎元洪时说：现在各地纷纷响应武昌起义。宣布独立的省分已超过全

国半数以上，现在如能攻下汉口，起义的省分将更加多，清廷势不能支，非垮台不可。黄兴说他将亲自带领汉阳的军队于次日拂晓，炮一响就过汉水进攻汉口，武昌军队则由汉阳门上船渡长江攻击汉口正面，组织敢死队偷袭北军炮队。黎元洪当时是黄兴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方案就这样定了。第二天拂晓炮声一响，黄兴带着队伍，身先士卒，由汉阳渡过汉水进攻汉口，展开激战，但武昌正面军队却未上岸，更没有任何敢死队去偷袭北军炮队。时已到上午9点，黎元洪就叫我到黄鹤楼去看看情况究竟如何。

根据原定作战方案，当由武昌进攻汉口时用小火轮拖着载军队的民船，由武昌横渡长江冲向汉口。但当船接近江岸时，就被藏在沿江房屋中的北军火力猛烈扫射，无法靠岸登陆，只好退下来，如此数次均未成功，等到我去看时，小火轮已与载军队的民船脱节，民船已被江水冲往下游。湖北军队始终上不去，由汉阳方面进攻汉口北军的革命军独立难支，于11月27日下午终告失败。黄兴败退汉阳，过汉水时革命军溺死者甚众。北军随之进攻，黄兴又由汉阳迁至武昌，汉阳于27日下午4时失守。11月28日，黄兴、黎元洪等集合有关的军政人员在武昌都督府开会。黎先请黄兴总司令报告战况。黄在发言中怒气冲冲地指责湖北、江西、湖南及武昌方面各军如何不协调，作战不力，不听指挥等，以至汉阳失守，但无支字责己。此言一出，激起众怒，有人指责黄兴说：“你身为总司令，谁不听指挥，你可以撤换他处罚他，甚至杀他的头，你身为总司令，自己不负一点责任，天下有这种道理吗？”众人拍案争吵（因都督府移设咨议局，与会者前均有一桌子），声震屋宇。黎元洪见势不妙

起立发言说：“各位同志息怒（这是我生平首次听见“同志”一词），让我说几句”。他讲话的大意是打仗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但本处得失决不仅关系到一处城池，而与全国人民关系甚大。如不用理智而用感情，则徒长清廷志气而灭自己威风，尤其重要的是影响各省意志。如果连首义的武昌都闹不团结，他们也将灰心，而北军亦将谓革命党不能成事，所以这件事决不能动意气。现南京指日可下，孙中山先生即将回国，所以我们想请黄总司令到上海与孙先生共商大计，我们尽量在湖北撑持到满清瓦解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他又说：“譬如江西、湖南等军队，派到汉阳去听黄总司令指挥，又不是他训练的，有的军队是临时凑集的，指挥不便也是意料中事。”黎元洪最后说：“现在请大家商量一下，如何收容退下来的军队和民船，我现在陪黄总司令上楼去休息一下。”第二日黄兴遂离武昌到上海。

11月29日上午9点钟，有孙武、饶汉祥、杜锡钧及我等九人陪同黎元洪在都督府准备吃早饭时，忽报汉阳龟山炮台对准都督府开炮，由于都督府是在蛇山脚下，龟山炮台打不着，炮弹只是从头上飞过，落在门口拴马处，打死了一些马。面对此情，孙武主张到洪山去，並叫了七乘小轿，黎骑马，我们坐轿，到了洪山下的一所庙中，略事休息。但孙武未和我们一同走，留在武昌军务部内处理军务。黎等议论在洪山设都督府，黎叫我去武昌找孙武商谈布置汉阳退下来的兵守武昌的事宜，並收集江中退下之民船不能为敌人所利用。我去了一个多钟头回来，见庙中诸人均已不在，只是在庙门口有一匹马，我骑上马就去追赶，追到了30里外单刀泉的关帝庙，见人马都在，我冲进去，见黎夹着一块猪耳朵正在吃早饭，